

征

炎歌/著

服

作家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征

谈歌/著

服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征服/谈歌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7

ISBN 7-5063-3323-6

I. 征… II. 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8507 号

征 服

作者: 谈 歌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洪 海

版式设计: 吴 言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430 千

印张: 13.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323-6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一个女模为“父”报仇，仇人却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；
一个贪官玩弄女性，玩弄的却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正义与
邪恶，欲望和亲情，究竟是谁征服了谁？

——题记

第一章

青川市是我国内陆的一个中等城市，人口三百七十多万，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古城，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，这里显得有些闭塞，少了些匆匆忙忙的脚步和喧嚣，多了一份安静和慵懒。

又该面临市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了，这本应是青川市的一件大事，可大多数的百姓似乎对此无动于衷。他们从来都是相信领导，相信政府的。况且在老市委书记孙毅然，尤其是年富力强的市长田鹏远主持工作期间，加大力度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，并且注入了现代先进的管理理念，注重环保事业和能源的保护利用，关停了一些污染企业和用水大户，使青川市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。

田鹏远在省内的知名度很高，曾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人才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他的大名经常在省内外的媒体上出现，是青川市市民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。

鸿图造纸厂是一家大型国营单位，它始建于解放前，是由当时入侵的日本人一手兴建的。后来收归国有，曾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。田鹏远就是从这里起步，由一个普通技术员到副厂长、厂长，直至一步步地走向了市领导的岗位。上任伊始，他挥泪斩马谡，大刀阔斧，雷厉风行，果敢地关闭了这家效益下滑且是市内最大的污染和用水大户。此大胆的举措曾经搅得青川市沸沸扬扬，赞赏者有之，詈骂者有之，工人们在市政府静坐，在铁路上

集体卧轨。尽管时过境迁，可人们思来，仍是记忆犹新。

傍晚的习习微风，拂在人们的脸上，使人感觉到惬意和凉爽。在鸿图造纸厂生活区外面的马路两侧，两条长龙似的摆满了商贩们大大小小的摊床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所售的多是假冒低劣的日用小商品，以及菜农降价处理的蔬菜，职工们小心翼翼地选购着。对于拿着城市最低生活补贴费的他们而言，每一分钱都是金贵的。

一伙蓬头垢面的少年，十三至十五六岁不等，在摊位前来回游荡，他们是从新疆而来，经过了长途跋涉，近日来到了青川市。除了小偷小摸之外，他们个个腰里别着长刀、攘子等家什，是专门来找“黑活儿”干的。所谓的黑活儿，意即帮人打架出气、要债寻仇甚至杀人越货之类营生。这伙少年已经来了有一个星期了，却一无所获。这里都是规矩本分的老百姓，一听说这种事，都吓得躲得远远的。为首的叫蜘蛛，一桩买卖也没谈成，他的眼睛都有些绿了。

风忽然就紧了，遥望天际，只见一抹黑压压的乌云滚滚而来，转眼之间，便将偌大的青川市笼罩了起来，眼见一场大雨就要降临。摊贩们即刻乱了起来，匆忙地收拾摊床。人们纷纷离去。

就在此时，一辆黑色小轿车驶来，停在数十米开外的一棵法国梧桐树冠下。车窗徐徐摇下，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，在远远地窥视着这伙肮脏的少年。

这个人叫程北可，早先也在鸿图造纸厂工作，爱好话剧，为厂文艺队的骨干。如今已是青川市大名鼎鼎的神圣律师事务所的主任。只是，他的上唇比平时多了一抹胡子。

青川市凤凰大酒店。总统套房。

少女祁莹望着浴镜中自己青春曼妙的胴体，不禁有些陶醉。她伸出手去，顾影自怜地对镜抚摸玲珑的双峰和纤腰曲线，以及那修长笔直的大腿，感觉就像是在抚摸一件温润生香的玉器，此刻心中

却油然升起一阵冷笑：老色棍，想将我征服，恐怕没那么容易！

念及此处，莫名的感伤就像花儿一样慢慢绽放全身。她正兀自凝神想着，浴室门外响起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，不厌其烦地又一遍催促道：“祁小姐，还没有洗完吗？能不能抓紧一点，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

祁莹听罢，有几分幸灾乐祸地摆头一笑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着什么急嘛！这么热的天，出了一身汗，不好好洗洗怎么行？如果实在是来不及，那就下一次好了。反正本小姐别的没有，有的是时间，并且保证随叫随到。”

门外的青年男子忍了忍，终于没有发作。

他叫汪洋，是市政府小车班的司机，大学本科毕业，目前是一名临时工。

祁莹似是瞧穿了门外男人的心思，在浴室里咯咯地笑着，重又打开莲蓬头，伴随着哗哗的水声，哼唱起一支轻快的现代流行音乐来。

汪洋咳了一声，低声提醒道：“祁莹，你要明白，男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尤其是作为一个有社会地位有身份的成功男士，只怕更是如此。”

祁莹秀眉一挑，小脸蛋上恨了一下，言辞中含有挑衅道：“大学生，你学到的知识比我多，我想向你请教一下，在这个社会上，难道越是所谓有身份的男人就越是没教养没风度，就越是流氓越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对吗？”

汪洋显得有点尴尬，半晌才道：“祁小姐，你难道忘了是谁把你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吗？如若不然，你也成为不了一名风光无限的职业模特，也许你至今还在夜总会里强颜欢笑哪！人不能没有良心，应当懂得知恩图报才对。”

一句话唤醒了祁莹灰色的记忆，她下意识地捏起挂于胸前的那

一枚生肖项坠，出神地摩挲观望着。项坠儿的形象是一只温驯可爱的卡通虎，这是夜总会的姐妹温可馨的护身符。是作为礼物交换而回送给自己的。当时，祁莹遇到了一名阔老板的纠缠，阔老板和夜总会的妈咪串通一气，把祁莹灌得大醉，在危难关头，多亏了比她早出道两年的温可馨挺身相救，李代桃僵，才使祁莹保住了女儿家的清白之身。事后，祁莹感激万分，她郑重地把从小就随身佩带的一枚心形翡翠项坠送给了温可馨，那上面刻有亲生父母给自己取的小名。夜总会里的姐妹们往往都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年龄。记得温可馨当时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噢，我知道了，你的小名叫甜甜。”祁莹也看着那只小老虎，逗笑说：“我也知道了，你原来和我一样大，也是属小猫的啊！”

汪洋又在催促了，这一次口气中似有几分哀求。

祁莹回过神来，轻蔑地冲门外笑了笑，表情从容，继续慢条斯理地往身上涂抹着浴液。

汪洋禁不住又焦灼地抬腕看了看手表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抬高了声调说：“祁小姐，你快点，求求你快点出来吧，否则……我要撞门而入了！”

祁莹起先吓了一跳，细想了想后，随即冷笑一声道：“哼，如果你不怕你的主子怪罪下来，那你就撞开门进来捉我呀！汪洋，不是我小看你，你有这个胆子吗？”

门外汪洋的口气明显软了下来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别再闹了！快点穿好衣服出来吧。”

祁莹顽皮地说：“我就不，有本事你就进来呀！”

她对这个面对自己的任性而一筹莫展的大学生初次产生了几分好感。她决定好好地逗一逗他，看一看他的忍耐到底能达到多大极限。

“我管你叫小姑娘奶奶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那我叫你小祖宗行不行？”

“我不是你的祖宗，田鹏远才是你的祖宗哪！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出不出来？”

“我就不出来。”

“那我可真的撞门了！”

“你有本事你就撞呀。”

“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”

祁莹似乎并不理会，只听得浴室内的水声重又哗哗地响起。

汪洋一急，一赌气，硬着头皮去撞门，他用的力气并不大，可是门却砰的一声开了，他收脚不住，一下子跌了进去。原来门锁早已让祁莹暗暗地打开了。

浴室内，莲蓬头正不断喷洒出湍急的水柱，冲刷着空无一人的洁白的冲浪浴缸。浴后的祁莹穿戴整齐，青春高挑的身材，白里透红的脸蛋，通身魅力四射令人炫目。祁莹笑得花枝乱颤，出现在汪洋面前。

其实祁莹毕竟有些害怕，她一边挑逗着汪洋，一边飞快地穿衣。

汪洋放下捂着眼睛的手掌，不觉看得有点呆。

五分钟后，祁莹坐在汪洋驾驶的一辆普通奥迪车上，不显山不露水地向北郊外的一幢别墅驶去。

蜘蛛被蒙上眼睛，先原地转了几个圈子，彻底丧失了方向感之后，跟随着那个戴墨镜的中年男人，又经过了七弯八拐，来到了一间密室之中。

戴墨镜的中年男人将蜘蛛安置在中间的一张木椅上，低声交待了几句，便离去了。

蜘蛛的心一直在提着，既兴奋又前所未有的紧张。凭直觉，他预感到这将是一宗“大活”，但越是如此，其凶险程度也自是不言而喻。

“你可以把眼罩摘下来了。”一个有些苍老喑哑却不失厚重的声音说。

蜘蛛一把扯去眼罩。他心里急于想知道，究竟是在和什么样的人物的打交道。尽管他知道这样违反了这一行的江湖规矩，但他毕竟还是孩子，好奇心使然。可是他不禁有些失望了，对面的人呈现给他的仅只是一个背影。

隔着巨大的老板桌，皮椅上坐着的背影慢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我想，我的属下已经和你大致谈过了一些，下面我要和你谈的是细节问题，也是最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。只要你答应我，价钱上好说。”

蜘蛛咽了一口唾沫，大大咧咧说：“痛快说吧，是打是杀，是剁手指头还是卸胳膊，是让他躺上十天半月还是让他一辈子生活不能自理？不过，价钱上我得事先声明，卸一条膀子二万，杀一个人至少十万。另外，钱要预付一半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过的是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。”

背影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好，明天上午十点钟，在新落成的福利儿童院剪彩仪式上，你的目标是当中剪彩的一对中年夫妇。注意，务必杀死那个女的，至于那个男人嘛，给他放点血，吓唬吓唬也就罢了。哈哈。”

蜘蛛问道：“能告诉我对方是什么身份吗？”

背影反问道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蜘蛛道：“我有一个原则，一不杀警察二不杀当官的三不杀妓女。”

背影沉吟了一下，随即微笑着说：“前两点可以理解，你怕引火烧身给自己招惹麻烦，甚至带来杀身之祸。至于娼妓嘛，我一时想不出理由，莫非你小小的年纪，也知道怜香惜玉了吗？”

蜘蛛坦然道：“很好解释，我是由妓女们养大的。”

背影冷冷地说：“原来如此。还算没有破坏你的规矩。”

蜘蛛又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背影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一个政府官员和他的画家妻子。”

蜘蛛顿时惶恐，作了一个揖起身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活儿我干不了。”说完抬腿就要走。

背影阴声说：“双倍。三十万。”

蜘蛛停下了。

背影见状，在心里冷笑了一下：“四十万。这已经是天价了，如果你还是要坚持你所谓的原则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不愿意接这个活，那就另请高就吧。”

蜘蛛脸上的肌肉抖了抖。他变得犹豫起来。

背影接着怂恿说：“有句话叫，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再说，你们都是未成年人，就算犯了罪，法律也会对你们网开一面、格外开恩的。再进一步说，如果你有足够聪明的话，你完全可以让你的那些兄弟们代你受过，而你则远走高飞。这些小事，想必不用我来教你吧！”

蜘蛛终于下了决心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好吧，我干。不过，我知道你究竟是谁，就算死了，我也不想当冤死鬼。”

背影又一次仰面大笑：“本来你提的这个无理条件，我完全可以拒绝。可是，为了表示我跟你合作的诚意，我可以让你看到我的庐山真面。”

说完，背影缓缓地转过身体，现出一张冷峻而又豁达的头发花白的老人的脸。蜘蛛还来不及细看，那个老人已经又转过身去，并且站了起来：

“请你稍等一下，我会叫我的属下送你出去。”

说罢，头也不回，径直走向了里间的一个小门。

老人进了里间，立即迅速地换下衣服，并揭下假头套和脸上的塑胶面具。原来是程北可乔装易容。程北可在上唇粘贴好胡子，重

又戴上墨镜，然后又穿过一道密门。

片刻工夫，戴墨镜的中年男人从蜘蛛身后的正门进来，同样将蜘蛛的眼睛蒙上，又是七弯八拐地把他送回了原处。

此时天空中雷鸣电闪，已经是大雨如注。

夜精灵舞吧。

天空中龙形的银色闪电和骇人的霹雳声，丝毫没有影响这里的热烈气氛，人们仿佛无动于衷，并且似乎从心里感谢这从天而降的大雨。雨幕把这里和外面正好隔成了两个世界。

台上，娇小玲珑的温可馨在前头领舞，数名浓妆艳抹的少女正在随着音乐，剧烈地扭动腰肢，跳着狂热的劲舞。斑斓的灯光明灭闪烁，变幻不定。台下的男男女女，也一起摇头晃脑，或近于抽搐地纵情地舞动着。在这里你尽可以放下身心，你尽可以忘掉一切，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摇头晃脑而不会受人指责，你可以明目张胆地张牙舞爪而不必担心让人耻笑，你尽可神经错乱、尽可以发疯。仿佛群魔乱舞，仿佛是幽灵的狂欢。这是一个有别于现实、无需板着面孔的梦幻世界，是对单调、乏味的现实生活的反叛和弥补。

那雨心和几个女伴混杂在人群中，踏着节奏而又随意地又蹦又跳着，间或随着人群发出兴奋、欢快的吼叫。

一个白脸小生扭动着屁股过来，似是不经意地挤到那雨心面前，一脸讨好的笑意。那雨心皱了下眉头，心说讨厌，将身子转了个角度，背对着那个小白脸。

不一会儿，小白脸又转到了那雨心的面前，仍是一副谄媚的笑脸。

那雨心成心不理睬他，将头摇得浑似拨浪鼓一般。

小白脸搭讪道：“姐姐，舞跳得那么飒，是不是吃了摇头丸？”

那雨心白他一眼：“你才吃了那鬼东西呢！”

小白脸涎着脸：“交个朋友如何？我可是从火星上下来的人。”

那雨心停下舞动，斜着眼睛看他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小白脸冲那雨心飞了一个媚眼道：“我热情奔放，情浓如火。住在水星的女孩子一见到我就会融化掉。姐姐是不是住在水星？”

那雨心有些气恼，问：“喂，你想干什么？是不是觉得自个儿长得挺帅的，就以为天底下的女孩子都会喜欢你？！”

小白脸自鸣得意地说：“不错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人不风流枉少年。”

那雨心眼睛一转，说：“我倒是挺喜欢交朋友的。不过，你这样的不适合本小姐的胃口。”

小白脸不解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雨心不客气地说：“因为我不喜欢小白脸。”

说完，嘲讽地一笑，抛下那个小白脸，回到女伴们中间。

小白脸讨了个没趣，耸耸肩膀，似乎并不沮丧，也自我解嘲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开，又去寻找另外的女孩子去了。

那雨心跳了没一会儿，又被一个大黑塔般的青年拦住了。

那雨心觉得今天真是有趣儿，刚打发走了一个白的，又来了一个黑的。这回是真黑，不光脸黑，身上无处不黑。是个地地道道的黑人。这里离青川大学较近，所以有一些外国留学生也时常光顾这里。

黑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，赞美那雨心道：“你真漂亮！”

那雨心戏谑说：“你也黑得俊俏。”

黑人说：“交个朋友怎么样？我可是个外国人。”

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这个外国人居然跑这儿来泡中国女孩子来了！那雨心脸上挂着笑，不动声色说：“外国人好啊，我们这儿好多的女孩子都想嫁给外国人呢！”

黑人听后，喜不自禁道：“这么说你同意了？咱们一会儿就去开房间好吗？”

那雨心似有些犹豫，说：“是不是太快了。”

黑人不以为然道：“不快，不快。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，叫春宵一刻值千金吗？”

那雨心皱着眉头，思忖了片刻，说：“好倒是好。就是怕我的男朋友知道了。”

黑人豪气地一拍胸脯，道：“怕什么，有我呢！……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？”

那雨心小声地说：“是警察。”

黑人一听，矮了下来，口中嗫嚅道：“哦，警察。那就算了，算了。”

说完就要走。那雨心装作不舍地挽留说：“外国人，你别走呀？”

黑人摆摆手，边离去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走？不走等警察来抓我呀？那我不成傻帽了么！”

那雨心把这件事跟同伴们一学，逗得大家都笑起来。一个女伴这时却一惊一乍地惊叫起来，说不好，今天玩得太晚了，回去一定会挨老妈的絮叨了。

大家就嘻嘻哈哈地相拥着往外走，门外，大雨兀自下个不停，早已过了公交车的末班时间，等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出租车，却又被后来的人眼疾手快，抢先坐了上去。那雨心没有抢到那辆车，心里忿忿的，几个女伴嘴里也叽叽喳喳地说着气话，大家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面面相觑，一时间却也毫无他法可想。

那雨心想来想去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歪主意。

不一会儿，一辆110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地驶来。

警车停住，问：“是谁拨打的110？”

那雨心站出来，说：“是我。”

警察打量了那雨心一眼，又看了看她身后的那几个吓得惊慌失措的女孩子。

“那个抢包的歹徒呢？”警察又问。

“跑了。”那雨心冷静地答道，“钱都让他抢去了，我们没法儿回家了。”

“几个歹徒？”警察又盘问道。

“一个……哦不，有、有二三个吧……”那雨心暗暗叮嘱自己要沉住气。

“看清他们的长相了吗？”

“看……差不多吧……天黑，也没太看清……”那雨心毕竟有些心虚，话也随即变得支支吾吾起来。

警察目光盯向那雨心，待了一会儿，忽然反身钻进了警车。

“都上来吧。”警察面无表情，在车里向那雨心她们招手道。

天哪！那雨心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姑娘们欢呼雀跃着争相钻入了车里。

警察把姑娘们一个个地送回了家，轮到最后的那雨心时，警察把她给留住了。

“你胆子可真不小呀，你以为人民警察是那么好糊弄的吗？”警察突然一咧嘴，笑着说，“走，跟我们回一趟局子吧！”

在郊外的一幢休闲别墅内，田鹏远正在用手机和某人通话。

“事情办得如何？”田鹏远问。

“您放心，一切都办妥了。”对方谦恭地回答。

田鹏远满意地放下电话，思忖片刻，然后走至客厅一角的迷你酒吧，从柜架上取出一瓶法国红酒，又从酒杯架上拿下两只透明的高脚杯。他把酒瓶的木塞子启开，把两只酒杯里都斟上酒，然后若无其事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包药粉。这是一种来自境外的效力强劲

的催情药。田鹏远一点点地将药粉倾入了其中的一只酒杯，他慢慢地晃动酒杯，欣赏一般地看着药粉慢慢溶解于酒中，脸上现出一抹心神摇荡的笑容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田鹏远将同样的一包药粉也倾入了自己的杯中。这时，他的笑容显得愈发的得意、愈发的心醉神迷了。

年轻的警员小李子根据那雨心的口头描述，认真地在电脑上给歹徒绘制模拟画像。他丝毫也不知道这所谓抢钱的事件，其实纯属是面前这个女子子虚乌有的编造。

那雨心愁眉苦脸地坐在电脑旁，也不怎么看屏幕，只是双手托腮，从一侧呆呆地无奈地望着小李子。带她进来的那个警察把她往这儿一扔，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就又接到了新的报警电话，马不停蹄地赶紧又走了。老天，事到如今，该如何收场呢？那雨心暗自琢磨着，先不管它，既来之，则安之吧。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自己在女伴们面前这下争足了面子，下来还说不定会怎么热烈地谈论自己呢。再者说，这里是警察局，是最安全的所在，又不是狼窝匪巢。

这个小李子看来是个新手，对自己这套骗人的把戏毫无觉察，不像刚才那个警察，似乎一眼就把她给戳穿了。

小李子问歹徒的鼻子长什么样，那雨心就告诉他鼻子如何如何；问她眉毛的形状粗细，那雨心就又告诉他眉毛长得如何如何；又耐心地问及五官的其他特征，那雨心也装模作样地一一从实招来。待肖像画毕，小李子忽然觉得很眼熟，却又一时想他不起。转脸望向那雨心时，只见那雨心初始绷着脸，表情怪怪地也在瞧着他，后来似是实在憋不住好笑，用手紧捂着嘴终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那雨心的这一笑，小李子方才反应过来，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这不正是自己的尊容吗？小李子本想作恼，可是瞧着那雨心那一副没心没肺的开心样子，也不由有些自嘲地笑了起来。

对这样的女孩子你能有什么脾气？一切只好从头来。这一回，小李子多了个心眼儿，不时地对照着自己面部的相应部位，惟恐又拿他做了模特。不料，待肖像绘好之后，小李子大吃一惊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，指着电脑上的歹徒，结结巴巴说：“这、这不是咱刑警队的钟队长吗？……”

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钟慨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。那雨心一见到钟慨，笑嘻嘻地站了起来，甜甜地叫了一声“姐夫”。

这一回却不是假的，钟慨的妻子叫那天心，是那雨心的姐姐。

“你怎么跑这儿胡闹来了……你呀，你都快把你姐姐给急死了！”姐夫拿小姨子更是没有办法，钟慨只好抱歉地冲小李子等人一笑，然后用眼睛狠狠地剜了小姨子一眼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说，“看回去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那雨心朝钟慨扮个鬼脸，一点也不替这个刑警队长的面子考虑，当下还嘴说：“你敢，我告我姐收拾你。”

奥迪车亮着大灯在风雨中穿梭，驶入一片山水环绕的静谧的风景区，稳稳地停在了一幢孤零零的别墅前面。

汪洋松了一口气，对坐在后座的祁莹说：“到了，祁小姐，请下车吧。我总算可以向田市长交差了。”

祁莹从车窗里探头出来，打量这幢阴气森森的别墅。尽管她是有备而来，可心里仍然还是禁不住有一股骇怕。

祁莹语带讥讽说：“怎么，你不打算上去见见你的主子，好当面向他报功吗？”

汪洋面上一红，把雨伞递过去，说：“我不方便上去，我的使命到此为止。”

祁莹打开车门准备下车，这时却突然感到有些怨愤和委屈，鼻子一酸，眼里就涌上了一层泪光。她盯着汪洋的后背，咬着嘴唇恨